

學
術
書
目

地 14
89.5
:1

地 360.5

539

1.15



人 集

書

此係原板
鴻林堂印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財賦之豐虧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擷蟲魚草木之華多宮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哀嫗亦復淒涼悲慨嚼徵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爲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海之內爲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謂平原曠埜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軍屯衛所官戶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循其故鄉無不自稱爲萬

黔書徐序

客其真黔產者則皆苗獍犵狁之種劫掠仇殺獷悍難馴易於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之瘠薄者尙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國家亦何事於黔哉吾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壤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愔者懷柔之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沉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爲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衛里之險易必詳之所以謹偵伺嚴往來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以慎封守飭固圉也夫治蠻徼者審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焉必

無以啟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熟悉其黨與之離合防其阨塞絕其勾連禁其剽掠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樂於其燕閒羣苗勿驚於擾索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啟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羈縻撫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以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即可永爲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爲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深沉之識具雄奇而擅輿博者又實爲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蘊麗是故椎巖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

黔書徐序

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卉革砮礮雄黃之屬皆豔稱而悉數之使人之視黔以爲名邦以爲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末一隅爲曹鄴之無譏于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長乎後之讀是書者旣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稽含之狀酈元之注同日而語哉至於龍場之祠記尊昔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崇獎激厲之盛心矣嘉炎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之兼

此矣因樂爲之序以附不朽云康熙庚午九月浙
徐嘉炎華隱序

蒙齋說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吳徙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余爲之
說余考易之蒙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爲九二其辭曰包蒙吉
艮之陽爻爲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以一陽爲內卦
之主統治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禱將
以教思爲涵育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繫之以擊有奮
邁之意奮邁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爲變革者也使徒事於
禱則弛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慘而不舒而
上下不能以皆順夫子之象皆治蒙之効也然治蒙之術以教

黔書徐序

三

育爲本不得已而時至事起則變以革之故有內外之分焉而
序卦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
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不可易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蓋
蒙之甚者也菴愚闇塞而弗率厥迪者有之桀驚而不可馴者
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與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
拒無所不容以爲之包而可無所事於擊蓋擊蒙者任才而包
蒙者必先任德上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剛中也而蒙之義全矣
故先生之治黔率養之以寬而人皆革面舉而措之天下亦猶
黔也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而乃以蒙自命者也耶若夫
以養正爲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隱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
則誠有之而豈余之所能淺窺乎或曰童蒙求我初筮告先生

於此殆文有虛懷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當質之於先生浙西
嘉炎又題

黔書
徐序

補四

黔書

上卷目錄

初建

改隸

設科

建學

定黔

苗蠻種類部落

苗俗

黔風

上官

方言

治苗

平亂

積穀

米價

鹽價

禳火

救火

山水

牂牁江

紫池

黔書上

關索嶺

葛鏡橋

鐵鎖橋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白雲山

扁的泉

賦附

白水巖

柳坑

象冢

涵碧潭

飛雲巖

雙井

碧雲洞

東山

甲秀樓

下卷目錄

人物名宦

孫文恭郭青巖記附

濟火

武鄉侯祠

神武祠碑 壯穆勇

奢香

詹廣文

許長史

陽明書院

淮陰侯後

張三

月溪

南霽雲康保裔

黑神廟

夏國公祠

碑

水西馬烏蒙馬

革器

朱砂 賦附

硃銀

雄黃

菘醬

印竹

石花

脆蛇

蜜筒柑

黔書 目錄

藥弩

蘆笙

藜草

凱里鉛

羊桃藤

雞縱

刺梨

蓮

紅梅丹桂

五九菊

魚

武侯錦

鹿

虎

紙

石

砂牀

斷腸草斷腸烏

牡丹

紫薇

蠶毒

樟膏

早

士飯

竹米

芝妖

螞蟻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黔士制義附記

黔書

目錄

補三

初建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羅施羈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籠平彝樂民摩泥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戶所永樂十一年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

黔書

上

爲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璿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以程信爲兵部尙書總督川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宏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爲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歷二十年以安順州爲安順軍民府二十八年減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西地設開州一州數勇鎮西二衛於襄脩文赫聲濯靈定南威武息烽柔遠八所我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荆楚西接蜀粵南倚滇雲亦西南之奧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毒谿瘴嶺蔽日尋雲一

羊腸裒空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加以衣羽穴居鳥言雜
叢之倫星羅而碁布剡藥矢響大黃日尋於攻剽格鬪故雖以
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
躡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幾屬斷空卽或壁幣來王嬰
亦羈縻勿絕而已至明漸入版章側肩內地分符竹建帥闡哀
然稱藩焉然其間賓叛不一荒忽靡常亦百戰而後有之有之
誠非易矣奈之何明臣何文淵葉臺山乃欲效公孫宏賈捐之
之議也夫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名公爲
政日闢國百里豈未之前聞乎今者海隅又安南人向化亦知
荒落之壤無翠羽蠙珠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
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 聖天子懷柔之道如是耳

黔書 上

附錄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季休廩君之後昔武落

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
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鄭
氏五姓皆出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
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
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子是遂稱廩君乘其
土船將其徒卒當夸水而下至於鹽場鹽場水神女子止廩
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
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
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
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

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膺有青
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廩君復乘
土船下及尼城尼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
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尺餘階階
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
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
天下以爲黔中郡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境戰國隸於楚旣隸於秦漢分隸牂牁犍爲武
陵三郡荆益二州唐隸黔中荆南二衛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
於楚宋至衙三年分隸荆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北夔州

黔書

二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隸雲南
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
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宣德中省烏羅新化二府
入黎平銅仁府萬歷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
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隸湖廣黎平府
仍隸貴州我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勻普定四衛爲
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
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爲州省新興所入
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卽省鎮遠
衛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爲貴筑縣
設縣治於省城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

省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爲安平縣省桑遠所附之改
安南衛爲安南縣敷勇衛爲修文縣省修文濯靈於襄息烽四
所附之改永寧衛爲永寧縣省普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
爲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地省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
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地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
安州偏橋衛入施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
大定府爲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優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柱蓋未可
膠也黔之幅員亦甚褊矣在晉截楚移播而後城有如水田之
衣雖則成衣然捉襟則肘露而短方至斷也稽戶口考租庸不
足從邾莒之後而又錯之蠻髦之鄉加之兵燹青災之餘民不

黔書上

餘十一焉賦不敵東南小郡焉說者謂宜割楚之辰沅蜀之遵
義粵之泗城以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
衛爲縣軍則久已爲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
清 國家之立制誠至當矣

設科 附請建學疏

貴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
宣德元年詔雲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巡按王杏給事中
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以雲貴
入中卷我 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目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破也逮
洪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鄉闈以分因額數之定

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宮之薦踵相接焉蓋自王文成鄒爾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瑾以售正不乏人也我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關門之典眎昔加盛矣夫輪困離奇可爲萬乘之器膜腴脯腊尚供滋膳之需既列賢書豈艱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

題爲 聖德普洽寰區敬請脩舉學制以隆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陬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 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

黔書上

五

均沾教化秀頑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忝任撫黔以敦崇學校爲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略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尙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稟荒寒之士勵志芸牕登進無自臣偕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進童生查貴筑爲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攷取十五名餘則概照小學攷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率職官貴筑應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暨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浸廣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

貴定清鎮黃平感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率
之定額爲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滯淹以故連名訴陳迄無
止息臣思五衛舊學先師之所式憑諸生之所景附何可
輕言汰併自應照舊卽以貴定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
直隸延慶懷來之近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旣裁或議
新學於初創臣非敢過瀆宸聰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
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
應仰籲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士風之厚彼蠢爾有苗
當無俟七旬而咸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係黔屬思
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際將驛站
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迢遞川塗不下

黔書上

六

二千五六百里資斧旣艱而鼓枻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恒多
畏阻臣赴任時身過其地同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士
能赴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
制以示作養緣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臣謹具題
丁燁曰興起文教爲撫綏邊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首上此
疏輒邀明詔報可

定黔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爲軍師已
而疑之乃改爲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爲安西將軍劉文秀爲
繼南將軍文能奇爲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
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值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歿可望

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雞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
月我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
寧叅議武右文率衆拒守城破被屠竝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
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鏞復貴陽城四月苗賊藍二糾衆反
陷湄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僞忠國公
王祥與皮熊即羅聯芳搆豐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
團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爲祥所敗己丑正月僞總
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
爲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
等等洞破之旋散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國至

黔書上

自滇與皮熊范鏞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
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永歷請封爲秦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
縣衛所官遣營官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
走歿收其部數萬衆盡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歷於桂林置之
安籠所凡永歷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
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
取重慶及涪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爲馮變
禮所搆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歷還滇丁酉八
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
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崔苻草竊耳寇著豫入楚蜀轉掠江

右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莫撲黔陽之地飽其餘毒矣然孫恩歿而盧循尚存祿山亾而思明復熾克鋒虐焰所向無前民靡孑遺尚可問乎窺其意雖盆子私奉聊假漢宗而北漢乞憐僅餘殘喘蓋不過挾之以自爲計耳卒之腹心內潰敵國盡在舟中蠻觸互爭虎兕逸於柙外繫卵之局其何能久哉幸也天威之討將臨知幾之哲尚蚤降旗一片早出石頭夔峽三軍遂平蕭銑由於聖世之廓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癸丑之冬又一騷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間歌昇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鄢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仇則三楚之間皆蠻也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

黔書上

八

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盧鹿莫悍於狝家莫惡於生苗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衆而地廣故力亦強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縱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爲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狝家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青狝貴陽定番廣順皆青狝而安順鎮寧頂營則補籠卡尤也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蘭興隆清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姜天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爲患者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清平遠之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土著之舊民也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

龍里之白苗貴定思南之短裙苗永寧募役之白獠平伐平遠
之狃狃都勻黔西之木老康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都勻石
阡黎平之洋獍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之棘人皆可以鞭箠使
者也其部落有轄於土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
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墜喇平定番則有程
番上馬小程盧番洪番方番韋番臥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盧
山木瓜麻嚮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
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
場脩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鎮寧則有
庚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募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
此上游之土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

黔書上

屬平越縣則有楊義甕安則有州堂甕水黃平則有巖門重安
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
勻府屬都勻縣則有都勻邦水平浪平州天壩獨山則有獨山
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屬則有土同
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戶邛水偏橋等司至於銅
仁縣之省溪提溪烏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也安化之辦事
蠻尼沿河朗溪土百戶縣丞主簿覃韓偏刀水土巡檢向江之
土縣丞葵川之土百戶皆屬思南府者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
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
平之潭溪八舟龍里中赫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
西山則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黃道都築施溪等司亦屬於

府若此者世其土即世其民蟬聯而蔓衍爭奪而戰攻苗蠻之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煒曰歷叙苗蠻種類較若列眉西南尼傳百濮考遜其詳盡苗蠻之患釀於土司滇黔皆坐此病

苗俗

十年幼學會披山海之經蚤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觀記未若今茲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賴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試言大者莫過羅施即問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豺虎之倫刷齒縛屨本是斲雕之習布囊籠髮而為角額在肩被羊皮鳩杖鏤銀以稱苴更苴蠻長名頂冠竹笠食無菘味盤盃皆用漆皮病不延醫禳除但從祈禱

黔書上

行軍則率然相應掉尾斷頭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作字則蚪蚪

文稱先則古蚪蚪文字類千人馳鐵馬張蓋可以招魂葬時作憂比尾質

交關刻木堪為約信重巖密箐白云虎豹在山勁弩長矛不畏

車騎滿埜烏蠻如此羣獠可知腰圍纏幅布不假鍼工花喪祭

競屠牛祇思砍鱸狎家居喪屠牛饗客茹毛飲血蠕動之物咸

嘗白餼蕙結螺埜植之竿共繞龍家婦結髻若螺餼髮圍爐臥

寒夕夢魂飛去不向衾枕搜求苗皆無被席地宴嘉賓竿酒傳

來亦自觥籌交錯無坐具插竿於酒而飲新鬼大而舊鬼小語任奚婆鬼

名亦降殃而白降祥看雞持斧林間翻拾橡驅牛坂

上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釭金賽社諸葛銅鼓冷吹媧皇之管

連袂踏歌編竹為蘆短結纏至節難拖六幅瀟湘窄裏僅齊腰

雙龍五銖霧縠然而盤絲繪蠟亦自可人編花於布或以蠟畫花抹粉塗

朱常多憐已臨水自照銀環雙炯安酷似簾鉤大而長鬢髮一蒙茸全

資馬鬣以馬鬣雜髮為髮而戴之雖采蘭贈芍為古聖之所不刪而踰禮蕩

閑亦國人之所共賤畢方獨脚時現如鶴之形履髻雙精徒弄

吹燈之伎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資鉛筌以搜求聊為襍俎之詞

用發掀髯之粲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拆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窠而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歛馬鬣尾襟人髮為髮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衷以錦故曰花苗其人

黔書

十一

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為期無文字刻木為信魁結侏離陟岡巒躡荆棘捷如猿猱散處山谷間聚而成村曰寨誅茅構宇不加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牲畜俱夜無臥具掘地為爐蒸柴而反側以炙雖隆冬稚子率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莖蔬間有稻皆儲以待正供或享賓有終身不穀食者每歲孟春合男女於埜謂之跳月預擇平壤為月場及期男女皆更服飾粧男編竹為蘆笙吹之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為節竝肩舞蹈迴翔婉轉終日不倦暮則挈所私歸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資以女之妍媸為盈縮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為歲首屠牛釀釀以祀天有喪則宰牛召戚屬遠近犇赴攜酒食以贈之環哭盡哀葬不

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其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乘是以愚之或宰牲磔雞或殺牛雖極貧亦必稱貸而爲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髮髻著短衣色尚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裋惟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牯羊苗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牀第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憚見官有不平惟從其鄉老決

黔書上

十二

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尚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屨佩刀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著之性強悍好爭鬪同於羅羅然不敢爲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尚白性戇而厲轉徙不恒多爲人雇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蘭苗

谷蘭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蠻黨皆畏

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裙婦人長裙縮髻祭鬼殺犬豕則瘞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惡處深穴披重鎧挽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為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狠詐而饗鼓以十一月朔為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犯者以為

黔書上

不祥嗜殺尤甚

短裙苗

短裙苗在思州葛彰以花布一幅橫插及胛

天苗

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為上服衣短褰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外處之歿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

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俱用斑絲女工以此為務牲畜不宰多指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虎傷卜用梳同

中分之過殺死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
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泚水沃髮復泚之澗中
婚姻先外家不則卜他族遠者爲生苗衣短衣佩刀弩小隙
輒操戈

黑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爲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
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

黔書

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
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
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
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
拜錫鑲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
罵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
帛爲囊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行則荷氈戴笠見其主
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而喜鬪習攻擊尚氣力諺云水西羅
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強也亦有文字類蝌蚪書坐無几席
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枝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七躍
入口食已必泚臙刷齒以爲潔作酒盞而插以蘆管啐飲之

男子雖髡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窮通覲不惡也疾不
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
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歿則集千人披甲胄馳馬若戰以錦
緞氈衣披歿者尸焚於塋招魂而葬之張蓋於上盜隣長首
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會交質無書契用木刻重信約尚盟
誓凡有反側剝牛以諭領片肉卽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
標槍勁弩置毒矢末露血卽死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直
頂作髻業畊織穫稻穡儲之剝木作白曰椎塘每臨炊始
取柏把入臼手舂之以寅午日爲市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

黔書

上

十五

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募役司及水西皆有之一曰白蠻與黑羅羅
同而爲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蟻
蜂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
巫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者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
茶爲業

打牙狝狝

狝狝其種有五矯而善奔輕命歿黨觸之則糜沸得片肉卽
酒卽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傍無裝積謂之桶裙花
布者爲花狝狝紅布者爲紅狝狝各有族屬不通婚姻嫁以

棺而不葬置崖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樹木主於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爲打牙狃狃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爲棺葬之路傍

剪頭狃狃

剪頭狃狃在新添男女蓄髮寸許必則積薪焚之又有豬豕狃狃身面經年不饋與犬豕同牢得獸卽咋食如狼在清平者頗通漢語聽約束石阡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滴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狡悍善製刀初娶分寢旣生子然後同處祀鬼用五

黔書

十六

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都勻黔西皆有之

狃家

狃家貴陽都勻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躡履好樓居有姓字衣尙青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以青布蒙髻若帽絮之狀長裙褶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絲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躡履亦於孟春跳月用絲巾編爲小圓毬如瓜謂之花毬視歡者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乃絕之以姿色定聘費多至牛三五頭喪則屠牛召親友以大甕貯酒執牛角遍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習陰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冢以十一

月爲歲首以牛馬雞牲骨用米糝和之以作醕至酸臭爲佳以多者爲富又多畜蠱毒夜飛而飲於溪有金光謂之金蠱蠱每以殺人如不殺人卽反噬其主又斂百物之毒以染箭鏃中人血濡縷立死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強弩帶利刀睚眦之讐必報近者勾遠賊爲盜藪或聚衆出劫或禦人於途累行征勦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鵬勦法稍寧戢蓋黔之患未有大於狝家者

狗耳龍家

龍家其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爲狗耳龍家衣尙白好依深林薦莽之間男子束髮而不冠善石工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於埜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旣犇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以杵擊臼和歌哭舁之幽巖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馬鐙龍家

馬鐙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尙白喪服則衣之以青婦人縑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簪束之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馬牛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

宋家

宋家蓋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爲楚子所蠶食俘其人民而放之南徼遂流爲巨卽宋宣慰之祖也通漢語識文字勤於耕織男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襟將嫁男家往迎女家率親

戚篳擊之謂之奪親既歸且則造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浴三日而罷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

祭家

祭家卽宋人亦爲楚所俘在威清平遠男子製氊而衣婦人以理爲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縮之短衣長裙以耕織爲業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羣聚跳舞命曰作憂

土人

土人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節皆同男子間貿易婦人力耕作種植時田歌相答哀怨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魘逐邨屯以爲儺男子粧飾如社夥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

黔書

十八

播流裔

獐獮

獐獮一曰楊黃其種亦夥都勻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潭溪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笏以漁獵爲業把忌以三月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捨其牛馬以祭之婚喪以犬相遺

蠻人

蠻人在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獷戾以丑戍爲場十月朔日爲節祭鬼爲樂又有冉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蠻人同

楊保

楊保播州之裔性好牧其精細舞然同漢人亦夜亦有
思哀悼之禮龍泉為家

美人

楚人在普安州土警者皆男女皆冠髮結髮不沐浴與漢之
裸裸同

人

峒人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狹鏢弩自隨飲食必鹽醬
冬以蘆花為絮禦寒在石井司郎溪司者頗類漢人多以苗
為姓在永從諸寨者常負固自匿然少為盜在洪州者地肥
多稼而惰于耕作惟善剽劫常持刀挾弩潛伏陂塘踰躑躅
薄中不可踪跡又招致四方凶命為亂歲饑愈甚故熬平之

黔書

十九

盜洪州為最

丁焯曰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閱細繡如指掌
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諸誌恠之書遜茲詭異豈惟談
苑先資實為職方纂要字當千稍讀九百迴

黔風

盛德在木見月令之首頌迎春於郊驗條風之催至漢家祀事
八佾舞以雲翹唐制春官三省賜來綵勝東京夢華錄使擊土
牛荆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簇簇生菜佐餅登盤翩翩風蝶隨花
戲鬢若夫弛金吾之禁放夜人行觀安福之燈踏歌聲滿傳柑
插柳樂正月之良宵麩蠶火蛾徵開元之遺事天津橋上李暮
吹笛少年漁陽聲中彌衡乃試鼓狂吏雲霄看燈火垂虹道

士之橋夜飲奪昆侖浮白將軍之座職方志在所不廢風俗通
自昔已然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高伍陣馬風橋玉貌
繡衣千百番童楚女蘆笙六孔吹諧宮徵之音社鼓三通人作
鸚鵡之舞馳頭鳳腦制自苗村鶴焰鰲山擎來木老火樹星橋
之下九陌喧闐木瓜金筑之間百蠻粧束於焉卜歲實維豐年
藉此觀風豈非樂土宜春帖子熙熙蜂鬧排衙寒把枝頭片片
雪飄沾屐扶竹筇而進酒正值太常之齋含藟醬以立階喜見
鄉輩之舊鬪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羅國
化行俗美因革莫拂乎人情選井耕田昇平總歸於帝力爰
紀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

迎春詩

黔書上

二十

土犂秃速毛頰黃勾苾鴉髻鞭篋長于夫昇舉屐霧吐春帖
紅膩蠻花張岑牟摻搗次第起立部之伎何堂堂權輿一隊
老農態荷鋤陔犢東作強立旗大書豐年字蒙頭艸笠腰鴉
裳山謠秧歌語莫辨盱眙口眼羣相將逐隊結連各變化風
樞陣馬神飛揚楚童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襦褶或彈箏
篴弄箏笛或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佛子國或鬪珠貝波
斯羗壯者壁壘頗與牧美者嬌冶施兼嬌旋風豈類天魔舞
當筵不是成都倡最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聳尻
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毫苾斑文狸走雲旂動游竜蜿蜒
來何方掉竿嫋索又一隊狎獍狔狔拚兩廂村翁侏離女猓
鬼搖鈴跳月心顛狂金鑲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西涼

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事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要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爲君其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撤苗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

黔書上

二十二

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上疏辨冤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勸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近未至而事已定矣

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矣季新大方城總督朱燦元走書撫之達及前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有之乃歛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吾因是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何以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

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腹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新鄭力爲主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甚無謂也馮子此言蓋有感於壬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爲後事師哉

方言

拔父也一曰罷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努介食食也一曰儂躬忽往飲酒也一曰呵交努擬食肉也呵巴飲茶也呵應食烟也賽米也及火也沱亦火也瓮水也大送春米也介雞也拜豕也擬牛也一曰訛商訛放牛也麻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已趕集也大弄曰午也餘漢人也雅犇條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

黔書上

二十三

雅道不得也雨曰射婁

父爲包母爲蔑祖爲大食食爲固脈飲酒爲固悻食肉爲固窩
受茶爲固高雞爲奎鴨爲阿馬爲虐犬爲磨一爲序二爲瘦三
爲大四爲布五爲目六爲逆七爲索八爲遮九爲梭十爲完織
布爲陶打傭工爲陶貢趕集爲拜其喪祭爲白號

父謂之索母謂之咪兄謂之皮朝襄謂之良捱再餽謂之良林
父殮謂之良喬飲酒謂之良撈食煙謂之良完坐謂之壤行謂
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屢慕傭工謂之果瓮貿易
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雨謂之汝到晴謂之汝良官謂之
貫

上墳曰砍地里送客曰勾業管兵頭目曰抹色書辦曰募施伴

舊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

丁焯曰侏儻之音譯以爾雅知接引異類當不讓冷城公耳

治苗

阿溪者清平衛苗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多督力
被甲三襲躍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蠻落苗之弱者
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
必謁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為賊以應
命於是遠苗咸憚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訂官苗
以收鵠蚌利明宏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為
溪請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
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壹壹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

黔書上

溪為大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
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
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為阿溪通賂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
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參公
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既
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
為居間辯而不服吾且歿汝矣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
為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刺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
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頃瑞入公訊之
如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
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

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覓善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角
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問
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爲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何謂無
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遽損重
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嘗
比公家牛若何溪曰焉有是我當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
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優
劣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云夢大網披
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
半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乃
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

黔書上

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請去佩刀恐新官
以爲不利溪刺去刀見會會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
廩舍且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會大怒
曰謂不能禽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會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
刺刺手搏傷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安
論曰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爲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爲之補
救彌縫於外黨援旣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制當事
者非畏賊而偷安卽養賊以自重甚至勾賊以爲利其事之壞
大抵然也自非公力排衆議躬行延訪用王通之言借會瑞
之力亦曷能不力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
取賊固得要領而其虛已從人爲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

後之欲弭盜者必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牙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歿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也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既授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徵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隸叅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

黔書上

寧入以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叅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築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竝進以抵婁山關為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築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

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竜昵則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合綖大慟願誓歿報又以水西爲應竜婚媼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瀧澄僂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旣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旣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竜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旣情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奮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樸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中情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

黔書上

二十七

兵驕必敗也。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稔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惟懦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之岍轉輓多艱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寔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况爲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塗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爲餽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虞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况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

烏藺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向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燁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王二公成敗異效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追遡往事以示法戒將二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政如克國談兵動中窺會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諸共事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

黔書

上

二十八

人稊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官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人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爲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悝有平糴法以宏周給之仁耿壽昌糴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糶糴之弊蘇轍運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况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箐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

狎犢犵狉椎髻鳩舌之徒而行旅之蠹穴於闕閭間者朝而之
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樂
也非有甌石之儲而聚族之謀也脫一旦雨暘愆咍作廢金灰
粟生衢殫相望卽爲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
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第是也明天
啟壬戌間安邦彥之亂賊圍浹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
其明鑒歟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賴 聖天子柔遠德意
以共樂昇平自可以弗慮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
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黽勉其所有事
耳矣

丁煒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奇實至奇矣先

黔書上

生始至黔卽捐俸倡糴本根深遠之計豈規目前者可及至
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爲變通無弊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厨賓于闐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
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於井順慶之井外
煙塗塿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
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
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藜藿腸哉當其價也代之
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鹹祗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卽遇其饑
亦止沾唇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穠羹也尙安問其爲紫爲赤
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巨桃也哉無他困於錐刀故

也鹽之直取於穀穀日賤而鹽不肯平十鍾不能易一斗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母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卽輸滇淮而足之奚可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覈屠奇之益則幾矣

丁煒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甘食淡笑黔鹽者緩征覈蠲而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裔之地莫不產鹽潤下正味夫豈獨靳於黔無亦川澤之奇有待而發歟先生撫黔休嘉淪洽地不愛寶當必有仙羊舐滷之瑞以受裁成者其拭目俟之

禳火

黔之俗編竹覆茆以爲居室勾連鱗次竈廩區井無異位其民貧冬月率蓆帽卉衣寒必向火故歷來多火災而列處城市者

黔書上

三十

爲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焚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苦之當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南明河攷黔誌所謂源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擊聲聞十餘里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焉於是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水大鳴因之齋戒二日偕父老子舍攜所具香盃醴祝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并禱於南將軍之廟事甫畢水不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又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災鄭裨盭請用瓊琚玉瓚禳火子產不可曰天猶遠人衛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衢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也木火母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尚不肯用裨龜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衢人衛之肯歟且水以尅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說而與梓慎之占大相徑庭邪雖然歐陽修曰自古賢智之士皆爲其民捍患興利則治黔於今日苟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吾何恤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其俗而利導之宜 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魯人較獵之遺意而予之爲此或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灾老子弟而書此以告之

丁煒曰善爲政者必合民情而定土俗苟利於民因而導之

黔書上

三十一

可也况黔本尙鬼乎先生爲民請命精誠所格息水止災此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國僑是法則安石新法何嘗不本周官無亦泥古之失反遜得於從俗歟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且而預爲救火之議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徙龜告廟鄭之大爲社祈於四鄘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鉤梯水器以二十人爲率分衛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拾藩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滯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表之稟衛還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衛行火所歟是也曰倉庫囚獄鄭之府庫慎守官人肅給鄭

之府人庫人各做其事是也曰猶奸驅髡鄭之使司寇出新客
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
材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陣是也
予做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救火一耳而惟於伍列登城授
兵登陣之說則略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
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作事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為
意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宇社稷溱洧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
之用心又良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鴻初集
櫓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蓋以備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做
其意而行之也

丁煒曰兵猶火也利每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奸究發難每以

黔書上

按火為名惟先事豫防則其謀誦矣先生精於經術救火之
議事事與魯鄭合轍乃獨詳於登陣授兵之說者其亦火
難犯之遺意歟

山水

黔跬步皆山然童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井幹之觀耳水
細矣而山亦不雄鋒攢鬣列犖确而為蹄轍之妨皆無足徵然
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
寶來岍連壤負嶮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滙其南杜若洲邊扇
駒泉上偶一登臨為之旁皇追賞自威平而上山莫大於雞背
關嶺尾灑水莫迅於滴澄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
淨山之至高者也楊老甕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遊之

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遊之山分於省而麻哈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印水直通巫峽羣山萬壑雖云盡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趣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宰碧雲憑虛之洞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咏於昔人而百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整碑於淵底也其餘一止一壑惟石犇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所未注時無柳子孰問鉛鋁之潭遊乏客兒誰關石門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待品題之高士云爾

丁煒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運鬼工使得列置中州韻士高流騫屐當無停晷矣以迹在荒陬不獲齒遇方幅山靈亦若有不幸焉是篇蒼撮佳勝爲黔陽開闢以來之山水盡播姓氏於人間讀者身在臥遊矣

牂牁江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牁牂牁者繫船杙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岍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椽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爲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蠟又引漢書郡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縷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

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
卽今之遵義夜郎卽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卽今日之烏江自遵
過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
牂牁守陳立據思邛詔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旣在思南
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椽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
蓋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且蘭舊地椽船於岍或卽此也
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椽船而步戰而牂
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徭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
則史記之言出遡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旣不
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衡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緯曰牂牁江卽烏江地在夜郎今爲桐梓昔唐蒙上書武

黔書上

三十四

帝欲以夜郎精兵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城之水僅僅一
綫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先生考按詳明足正青螺之誤
辨白題而識惡谷遜此精核矣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廣鬱唐爲貴
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
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顧
以貴州之名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
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爲一入橫州
曰鬱江卽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
夜郎兵下牂牁江卽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矣

紫泉雖出粵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為紫池其亦可也毋亦志
粵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牁間
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
之後割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湄潭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
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
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耳
丁煒曰辨紫池必備核潯梧諸志不欲以疑事予黔也鬱江
遯水牂牁總為黔水紫泉發源於是則名不當專屬於粵論
極通方文兼古雋當與王弇州仲宣樓記並傳

關索嶺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寇為漢侍中

黔書

上

三十五

關帝三代考

諱審字問之号石盤

諱毅字道遠居解梁

常平村寶池里漢桓

帝延熹三年庚子誕

帝於故里

諱羽字壽長後改雲

長妻胡氏生三子長

平次興二索平五月

十三日生年四十二平

子統尚公主虎賁中

郎將

索帝三子本名也

此為一索字紛紛置

辨或未見此確據

耳

徐雅齋記

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考者初無所
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烏有之談耶縱或有之不過一
偏禪耳何以遂廟食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
嘗試思之古者帥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興也實
從曾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帥呼之又或有紀功之蹟以帥為率
後遂訛率為索莫之攷正焉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
其說以警蠻髦事既荒唐時無特識安得不妄以成妄耶

丁煒曰壯繆次子興為侍中既為武侯篤愛征討未嘗不從
則渡瀘之役當在行間令非有駿代殊勳何廟祀所在不絕
即滇黔諸稱靈異輒借關帥以神其說也通帥為率訛率為
索蠻荒侏離紕繆往往如是拾遺之誤為十姨非尤其鄙陋

可笑乎或曰蠻人呼索爲父或曰是嶺以關鎖黔滇故名茲
二說者焯皆未之信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塞岬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風
不波人佃居於石壁間接手猿飲霧羃山昏寡見星曰少禽多
鬼恠昔人鑿石疏衢縣緝以渡九驛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
至也今有橋蓋里人葛鏡縛長虹架蹲鴟而思卒業焉旣建旋
圯再建復傾於是齋戒百日告黎峨之神徙黿鼉之窟率妻子
刑牲醞酒於江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言
悲其皆張如包胥之人秦庭慶卿之離易水也衣履穿決形容
枯槁般倕爲之感動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橋成而葛鏡以

黔書上

三十六

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窸窸啾啾者衆矣而矢歿靡移蕩
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事無足衡然亦可謂豪傑之
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嗚呼濟民利涉國僑無聞反不若草
莖一善之行傳世而久遠是又葛鏡之羞矣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抵所役
役者沒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卽不爲此橋而自顧其人能長
留於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果聚而不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
於獵名亦可矣

丁煒曰匹夫存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况鏡之毀家立名百
折不渝者哉事雖眇小然視斷斷守財爲子孫飲博費者抑
亦相去什百矣先生與人爲善特爲反覆論斷其序橋之險

仄也如鬼嘯雲阿猿鳴雪峽其叙鏡之苦志圖成也如寡婦
夜哭逐客晨號傳神之妙直奪化工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連鎖十
二山架八牧人入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
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
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衝畢節七星關而注於安南
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斷岍千尺湍激迅悍類天
設以界滇黔不知莊躡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墮溺明
天啟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徬瀾滄之制冶鐵
爲紐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

黔書上

三十七

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紐長則力弱人行其上足左右下
紐輒因之升降身亦爲之撼搖眩掉不自持車馬必下前者陟
岍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震其險也不可名狀邇乃濟之以木
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臥於兩崖水次鎮以巨石柱以強榦
層疊而加參差以出鑄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
尺有四則又遶圍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鑣貫
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幬之以版屋塗之以丹雘
梵宇琳宮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將軍圖畫遂爲
西黔勝概焉以視十二之連鎖直緯索耳况於沉江之陋耶
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由鎮寧僻徑西行渡花河
歷普安黃草壩入彝音鮓亦資音孔水淺而路平赴滇

便乃何以萬里昆明舍坦途而就艱阻也明初傅湯諸人伐山
開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狃於成見而未之聞歟抑盤江爲鳥
蠻卽岱地不欲其奇險足恃故深思遠計爲驛使往來之衢以
通王會之車書也不然望站站之飛鳶以祀神於金馬碧雞之
境不已難乎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濤
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
誰敢臨猗婦清晨出深洞虎羣白晝行空林沉潭之西多巨
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蠻煙黃雨氣蒸江瘴波赤土
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曾敗軍守臣祇知需貨利將士欲
苟圖功勲英雄謀策自有術竄婦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

黔書

三十八

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醺酒自酣樂傳箭遺弓尙驚喜
戰馬俱爲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屠邊
下砦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
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冤
草只今異域來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塋冢田
夫牽牛畔戰場惟有行人長嘆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絙鐵懸渡耳近奉給水衡錢構造
制始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廵矣夫土簋之後繼以豆籩皮
卉之餘飾以黼黻天下踵事而工豈獨一橋哉先生明眼匠
心歷叙結構之工如共般僱攬指至舍鎮寧坦道而務涉盤
江昔人置驛實有深意蓋必欲苗蠻之險與中國共之也論

中一筆道破政與明祖不殺奢香而全通九驛同意孰謂一橋無關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途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仰石垂烟接方沉澗心突凌峰頂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響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著以謝客率徒千夫魚貫之如率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如神山重樓矣首坡遐眺林木蕭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霧露沾人瀑布垂巖懸河注壑沿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稍熟夔人率被婦子挽裳以獲小

黔書上

三十九

續在旁矚矚遠側客過輒起立去則侏離盱眙相對語擔夫勞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譚可聽也 上山牢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萼紅半潯半乾石當路乍晴乍雨笠搖風 干楠纏腰布裹頭猿啼鷓鴣叫四山秋下來千尺商訛放牛也 衙固麥麥也 交飲好自由 奈此翻漿白汗何趕場大弄日不停梭也雞坐也後嶺望前嶺雅務難不好行小坡愁六坡 脣下蘆鳴月下跳搖鈴一隊女妖嬈阿蒙母阿亭父門前立果瓮役行人來路不遙曲意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詞旨相類耳

丁焯曰嶺曰坡易之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誠不易矣黔之坡不可悉數惟大小相見以駭駭聯接得名地為苗

蠻出沒之所過客恒憂伏莽先生撫黔威德遍加難結拜耳
畏途今坦途矣碑以已已夏過此擬有中詠以次紀行而鬱
紆延眺竟不能成一語今讀茲篇起仇酋率之致恍在目前
文之曲折如意極類坡公未附蠻歌亦不廢滄浪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遜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井名跪
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爲溪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流米
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
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篋一記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蚤知其不然
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爲

黔書

行遜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旦夕乎既入滇以依西平何不
乘仁宗既死高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
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不昔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蓋物
耶既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談京師而又欠憇此
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亾程濟尙在何至煩飲食於鱗強神鬼耶
蓋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詣岑瑛言狀
瑛聞之藩司因繫僧竝及帝蜚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鞫之僧實
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
白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著
得免之歸妹又何以云大鹵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不可
知矣

又曰遜國之事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
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庵於白雲題詩於羅永兩人荆
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去來踪跡四十餘年何鑿鑿也况乎胡
澗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伏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
大可疑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
之正矣如必執行遜之說以爲可信殊不知瓦解土崩倉皇變
作君行地衛臣出水關痛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士誰
其從旁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恣意遨遊爲岑瑛者
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四朝而後發露乎兌之
歸妹旣曰凶矣東歸而稱老佛遼鶴而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
占大相逕庭哉西內壽終斯亦已耳而吳亮之退而自經抑何

黔書

上

四十一

故也觀紅篋之陳蹟實千載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直
書於貞觀燭影斧聲只可依違於興國且欲加建文以秦伯之
讓褒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
於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於好事者傳會之詞可也

下煒曰建文行遜之跡鑿鑿其在滇黔者最人所傳牢落西
南之什實題於滇之武定獅山龍隱庵庵故帝久駐錫處也
在黔羅永之詩或出於好事傳寫至若跪而汲泉流而獻米
此與釋氏虎跑木毬之說何異其爲不經附會無足深辨所
可疑者明祖之不爲唐高西平之不爲敬業耳夫立嫡以長
開創之君必不忍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優柔寡斷久已無意
光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師犯文皇英銳之鏑哉惟歸稱

老佛既與程濟之古刺謬而吳亮自縊或與壽終之說牴牾先生從此窺出疑竇直作一篇翻案文字謂史氏欲加建文以泰伯之讓而諱成祖革除之非論奇而理實軌於正嗚呼安得起從亾十數君子與之論當日情事哉

扁釣泉

賦附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清淺廣不數尺輕風徐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爲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通志謂之爲扁釣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

黔書

上

四十二

而茲泉必以日計者何始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釣突泉清泚噴吐湍飛濤立爲壑下奇勝然濟水馭流來自王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涼州塞旣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憇遊人之展思爲甃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晷於令史也哉

附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峰廻逕轉隱軫駢闕在彼中阿有汜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淩淩泮泮澹澹涓涓虎鬚方聚魚目更煎閱寒歷暑不知歲年置準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沉罔越罔愆贊葵謝榮璣衡廢旋重黎解政常羲罷占綫景

徒測葭灰徒然蠟運周髀之磨儀渾顛瑱之天磨朴脩墜而
未精郭許晰理而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間甫除甫藥倏滿
倏蠲何必登觀象之臺臨鐵勒之邊商度次於壺遂較盈虛
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方其進也不行及其退也坎
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緯莫測其源莫竟
其委孰鍵其關孰幹其裏大旱竭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
圯日晝日夜日施日閉見兮磨游隱矣鳳舉神龍之肯屈肯
伸至人之可出可處往而知返求而能以寸陰是惜尺度必
軌不可得而抑其可得而徙耶此其所以爲聖也歟吾聞水
之潤地脈之周身一呼一吸一縮一盈釋氏數息而觀鼻黃
老驗炁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凝陰華池灌漱湧泉引伸齋

黔書上

四十三

淫尾間坻漏金莖百蓄一洩吐故納新散華斂樸翕虛闢清
按之澄泓汲之因淳節宣輔和樞紐調真繇此而推猶未可
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開落之辰雁乘之而去來菴候之而
蜚鳴抑聞聖水之稱不一其目琉璃之溼亳州之鬻烏龜二
池武陽一掬巫山之峰竝此爲大夏讀鴻書亦云扇洑語其
情狀比於趵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託無恠乎間至
錦鞍時停華轂坐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躑躅

丁煒曰安寧之潮泉一日三溢連州之斟窟終朝十竭要不
若扇趵之百數爲至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
信君子體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百盈數也歷終古之晝
夜而不改常度信之至也非君子不足名斯泉矣先生德行

有常彰信於民而民懷之異時構亭請以君子命名而表扁
酌曰信泉讀斯記者當與茂叔廉泉竝生慨慕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渾洪屬怒濤湧波襄雷奔雲洩纓
巒帶阜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斂魄安步鋪光以至於層巖之
巔與石相參疊爲三而後下馮高作浪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
漢倒頃雖鄧艾絕厓天孫織錦豐隆奮地不是過也十丈之外
濺珠跳沫時時浣人衣裾風湍傳響於青林之下嶺援流聲於
白雲之上行李所逕驂停馬立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下有
靈犀泳游出沒踏碧臨晶固汰真之所不照古冶之所勿挾者
每晨曦欲吐重霧上騰榮光塞河遮蒙掩映遙看素練跡倏有

黔書上

四十四

無如冰綃之被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爲曠絕不知何人鐫二
大字於瀑下之石盤空旣竒斷骨尤巧矣聞舊有傑閣對峙遊
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閱清楚俛仰流連茹屋數間依
然荒落安得十日坐臥與林徒栖託雲客宅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竒至雁宕龍湫廬山谷泉而止然皆飛流直
下若夫白練橫鋪燭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而又挾轟雷之
響噴古雪之珠碧潭搖空靈犀吼地則惟白水獨矣篇中刻
意摹寫曲盡恫心駭目之觀筆力堅峭極似柳州諸記而道
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柳阮

黔志所載養竜阮也在養竜司去貴陽百里壤接於烏江蓋以

馬而得名其事見於明臣宋濂天馬贊曰西南自背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竜阬在兩山中泓停齋深開闔靈氣而蛟竜實藏其下當春日始輪物情酣鬯土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竜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竜跡者則與竜遇謹其芻葭而節宣之暨產必獲竜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

黔書

上

四十五

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觔壓之人跨馬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尙矣養竜之說雖相傳於土人要當爲不誣也肆惟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入無不梯山航海獻贊奉環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
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克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
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
遣續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
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
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太乙翕聚通精靈
龍鬣盈鳧臆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
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
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清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駟太
霞五彩滿瑤京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
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爲之歌

黔書上

四十六

嘗攷唐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
居帝閑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爲竜蓋亦類是矣
然而睠懷茲窟陳跡猶存烟霧不興驂騑寂寂過其地者望官
柳斜陽有咏嘆流連而不已耳爰作柳阮行以代招天馬之吟
非效王子淵語也

附詩

麴塵楊柳春三眠風晴絮飛鋪白氈兩山夾岍生墊煙
栗雷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泊清且漣下有萬丈蛟龍淵牝驪
下嫁柔絲牽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勾連神駒生長
烏江邊粵昔貢自洪武年載拜稽首蠻王箋其毛如雪鱗如
拳首高九尺花連錢壓沙八斛箭控弦奚官不用珊瑚鞭天
閑十二人喧闐爭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詔黃帕纏賜名飛

越峰以傳沙苑雲錦那並肩王毛仲爾將徒然貳師將軍絕
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騫羅鬼嶺下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濺
按圖索駿空盤旋老鴉關上斜陽懸臣濂之筆豐如椽高誦
更有青籐篇

丁煒曰阮號養竜則竜種當復不絕何今固寥寥也豈千里
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歟抑諸且故狡黠卽得善馬匿不以
聞歟適篇全引宋文憲序頌止於末段一寓慨歎便覺全體
生動昔王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文字極類史記煒於茲篇
亦云 柳阮行篇掩抑低徊意態橫出老杜韓幹畫馬行有
此神致

象冢

黔書上

四十七

明天啟乙丑水西安邦彥蘭州奢崇明糾合霑益烏蒙舉兵犯
滇直抵馬竜鋒銳莫可當人鮮鬪志黔省戒嚴調陶土司兵會
剿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跑吼躍起
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挫賊鋒人馬皆辟易復卷一悍賊
擲天墜地蹶踏如糜賊咸披靡有神將乘機逐北獲全勝及暮
收兵象尙勃勃具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剗劇遍體出鏃餘三
升遂斃滇黔之人德之爲封瘞立碣於馬竜南山之陽余爲之
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見諸太易目細形龐鼻長齒巨肉兼
衆獸膽隨四季生於曠墊育在坊肆動若雲徒靜如山峙七寶
牀施五紋繡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曾代舜耕亦奔尾燧授彼
金函舉足拔刺教以拜舞瞻目不踞何讓英賢無嗤異類卽此

一戰安危攸繫衆皆束手爾獨攘臂羣寇奪魄三軍吐氣戡戡
高北豐豐古碣血化爲磷骨埋成玉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青
雲黃麟駟鳳蟲

丁煒曰馬龍之役無象則幾無滇矣以一象而障全滇受鏃
三升猶有鬪志此與面中六矢不動者何異昔明祖有書某
不如象以媿元臣者斯塚存選悞將帥可以媿矣異事傳以
佳話令烈象凜凜猶有生氣勝爲曹蜎李志作諛墓語也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東將折
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爲涵碧潭煙雲演漾風日遲回穀軟
鷗眠沙胡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間想止爲鼇磯石梁亘之昔

詩書上

四十八

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
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武鄉侯祠斷碑歸然記征蠻也右維摩
閣微雨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響磬吟迤邐
互答每春波搖綠秋泚澄青岬柳乍垂芹芽正弩覽漁舸之泛
泛洗盃罍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接羅可倒安問習池
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丁煒曰唐荆川評柳子厚諸記以馬退山茅亭爲第一謂其
發穠纖於簡約存至味於平淡茲篇實爾神似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嶺絕壁
之間手胼足胝雖嵐瘴泉石者莫不因頓踣躓聽鷓鴣而生悔

莊躡之多事也東坡之陽曰飛雲巖途次至此則心中開壽
又皆裴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殫
入也哉山下有溪石梁亘其左可作津逮水聲漑漑然餘溜風
吹雁次相綴過橋立級升之叩眎空際插天桀豎競勢爭高若
攢圖之托霄上忽而霧籠烟接擘絮湧綿離離如螺髻形故曰
飛雲也既陟則門旁恠石揖我以人大於數百間屋蛟蛇獅象
由碧乳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鬚甲皆動面前三峰拱立高與
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牽拂相招向人欲語聞巖性
好潔昔有信宿於此而身垢者既去則瀑水突至瀾漫山椒而
澣之再垢復澣庚何米倪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
本梗柯叅連橘刺藤梢裁通逕步老衲引觀殘碑於潭側王陽

黔書上

四十九

明一記雖剝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阜耳所
云殫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也遂索筆題二詩於壁

附詩

飛雲巖立翠千重草艸登臨日下春莫信人問唯五嶽

須知天末有三峰秦灰漢壘摩仙宅雲陣花幢古佛蹤如此
奇山誰領略曾無七十二家封 粘天拔地湧明霞虎豹司
閭瀑布遮鬼斧神工峰口石紅酣白糝寺門花客兒遊屐何
曾到支遁禪栖便是家跬步從前應自笑真同井底一寒蛙
將行又徧閱巖壁之詩有前人一篇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
誰鑿鴻濛透造化才意竭茲奇恐難又寓中佳洞壑孰能出
其右舊題若蘚積拂拭勞襟袖剗剗真宰泣掉頭疑不受安
得鬼斧利一爲洗癡垢余立讀久之自顧急就章唐突茲巖

必不免水淫之變前矣

丁煒曰天地清淑之氣至西南而盡洩於山水巖若飛雲天巧極而人工訓矣煒嘗縱眺巖端遍捫碑碣竊嘆作者雖多能括靈奇之秘而得其神似者指未一二屈也鴻篇不作攀牙硬語而澹遠蕭疎自爲茲巖添毫類上

雙井

晉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炊則色紅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道求哉常閱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閱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其半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習安之井其源

黔書上

五十一

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綆之左右斯爲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此蓋子瞻所以歎廊廡元之簡而笑李勃之陋歟又習安有胭脂井炊稻飯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名然於義別無所取蓋與景陽宮畔同名而其實也

丁煒曰井以欄分味以爨別此豈以涪漢之水殊其利鈍者比哉問誰以蒲元之刀割茲白赤也造化鑄物真不可以常理測者短章論著古勁無前可補寰宇記所未逮

碧雲洞

州出郭里許平疇交風淨碧綠浪環溪繞陌清見赤驥沿緣

曲徑直造巖陰有洞憑焉崱嶸忽裂齒頰皆露不知鴻蒙何年
鑿也一屏當門灑寫抹綠遊者摩挲拂拭疑爲古玉幽流旁洩
澑澑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鉦叩
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戛人蹠趾坐
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牕漏日下射層深毛髮可數黃虵下垂
如斗瞿曇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巖舞衷或踞石跏趺或蟠
匡仰覲鬚貌如生絕壁千尺有竈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公見
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奔雷奪其氣魄望之欲止左方
一徑甚微側仄皆欹足不可置前牽後挽蝘附螺旋而後達丹
竈藥鑪無一不具安期耶美門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於此也
巍然一塼拔地粘天鬼斧雖工憑誰著想漸進漸濕亦漸陔不
復知有人世一僧爲子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
徵矣

丁煒曰歷寫洞中詭秘之景如數家珍王弇州遊張公洞記
可以方駕夫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地發人文丁溪成畫山川
之靈與運會合水入洞爲泰運徵理固然也

東山

九月旣望雨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對峙山
前壁峭崖懸莫可扳躋由北岡傾曲而上徑紆烟接援蘿尋葛
陟於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憇逵廊西入大士洞穿竹
塢而北坐危閣凭闌高矚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峰霞舉萬嶺

雲迴一郡烟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矧此閣覽黔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卽哀鴻甫集室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善人爲邦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綏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 聖天子止戈蠲租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郡人能詩善言黔遺事余聽之不禁太息云

丁煒曰偶爾登眺無限低徊與歐公豐樂亭記同一興會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涌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

黔書上

五十二

補

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涌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旣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惟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矧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旣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亾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

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遽矣然言誠言敬
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嬴氏灰燼之
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
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借而
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
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
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
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甃墁釘於匠興功於已已之
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漁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
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
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

黔書上

五十三

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上之不盡係
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

下燁曰斯衛絕續之交不可無人漢儒訓故實於宋儒有安
待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及經學理學隱然以
斯道薪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黔之人文盛衰建樓卽以興
學江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之欲以斯衛大造黔士也

